

威克利夫与第一部英语《圣经》:文学语境中的考察

王霞,王任博

(黄山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摘 要:《威克利夫圣经》是英语民族史上第一部英文《圣经》全译本,对英国人的基督宗教信仰和英语语言文学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虽然至今无法弄清威克利夫在实际翻译中具体承担的工作,但是该译本与其本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威克利夫圣经》的诞生不仅是威克利夫学说立场的自然结果,其译文风格也深受该学说的影响。威克利夫的宗教改革思想决定了《威克利夫圣经》必须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通俗易懂,同时威克利夫本人的作品风格也影响了《威克利夫圣经》后期译本的翻译与修订。

关 键 词:威克利夫;《威克利夫圣经》;文学语境

中图分类号:I1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18)03-0069-06

英语民族在形成的初期就被逐渐纳入了基督教的轨道。宗教因素以及作为基督教文化载体的《圣经》对英国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特别是英国的语言和文学发展。《威克利夫圣经》作为英语民族史上第一部英文《圣经》全译本有着重大的宗教历史意义和重要的语言文学史意义。然而,由于历史文献的匮乏,当前学界对于该译本的了解还有许多空白之处,关于译本与因之命名的威克利夫本人之间的关系也多存揣测。在我国学界,从英语文学的角度深入探讨威克利夫与《威克利夫圣经》二者重要关系的研究比较鲜见。

一、《威克利夫圣经》及其文学史意义

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是十四世纪英国伟大的思想家、神学家和宗教改革家。他不仅在英国的宗教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赞为“宗教改革的晨星”“宗教改革前最伟大的改革者”^[1];在语言文学领域,威克利夫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格林(John R. Green)称其为“英语散文之父”。诚然,无论是在宗教领域还是英语语言文学方面,威克利夫最大的贡献当是在他的倡导之下将整部《圣经》翻译成了英语^{[2]69},即《威克利夫圣经》。这一事件不仅被视为英国宗教史上的大事,而且对英语语言文学的发展也意义重

大^[3]。

《威克利夫圣经》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英语《圣经》译本。从语言文学的角度看,《威克利夫圣经》的出现首先是推广了英语的使用,从而与当时大诗人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作品一起“大大地帮助了英国民族标准语和文学语言的确立与传播”^[4]。其次,出于宗教思想表达的需要,《威克利夫圣经》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积极借用源于拉丁语的词汇,这些单词通过后世译本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由此极大地丰富了英语的表达手段^[5]。此外,该译本重要的文学史地位还体现在译文简单明晰、通俗易懂的风格延续了英国本土的文学传统,为后世的《圣经》翻译与英语散文发展树立了榜样^[6]。

实际上,《威克利夫圣经》的翻译并非一步到位,而是先后经历了两个译本。第一个译本大致完成于1382年,被称为早期译本(the Earlier Version);第二个译本则是在威克利夫本人逝世之后才得以问世的,被称为后期译本(the Later Version)。这两个译本在翻译方法与译文质量上存有巨大的差异。早期译本基本采用的是逐字对译的直译法,努力追求英语译文与拉丁语原文在词序上的一致^[7]。其结果是,早期译本给人以强烈的生硬感,甚至难以理解^{[8]238}。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与

收稿日期:2018-02-16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17A0373)

作者简介:王霞(1979—),女,安徽宣州人,黄山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欧美文学研究。



译者的翻译理念有很大关系。西方的《圣经》翻译界“直译”传统由来已久,希腊化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斐洛(Philo Judaeus)就曾提出,《圣经》翻译是神圣的,其神圣性来自于上帝的感召。斐洛把译者当成听写的工具,为防止曲解经文原意,译者的任务就是字字对译,而无须顾忌两种语言的不同。在《圣经》翻译中,斐洛的理论被不少人奉为准绳,因此“采用直译死译的做法盛行一时”^{[9]28-29}。西方基督教会的权威神学家圣哲罗姆(St. Jerome)继承了斐洛的翻译理念,也认为宗教翻译不同于文学翻译。在他看来,“在《圣经》中连词序都是一种玄义”。所以,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可以采用易于理解的风格来传达原作的意思;而在《圣经》翻译中,则必须采用直译^{[9]32}。到了十四世纪,在英国的《圣经》翻译界,完全忠实于原文的直译思想仍然流行^[10]。人们认为,只有通过逐词对译的方法,才能够完全无误地体现《圣经》的原意,完整地保留神的旨旨和精神。《威克利夫圣经》早期译本的直译做法既响应了当时的翻译理论,也体现了他们对《圣经》的绝对尊重。

然而,用传统的直译方法完成的早期《威克利夫圣经》译本显然无法满足以威克利夫为首的罗拉德派(the Lollards)宗教改革的需求。针对当时英国天主教会对内腐化、欺瞒,对外受制于法国阿维农教廷,并承受沉重经济盘剥的情势,威克利夫坚决主张要改革英国教会^[6]。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削弱教会的权威,取消它“在人类与上帝之间所扮演的中介作用”。为此,威克利夫等人反复强调《圣经》在人们宗教信仰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通过《圣经》信徒就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领会基督教的真谛,而且这一做法十分必要。威克利夫的思想主张充分突显了翻译《圣经》的迫切需要,唯有将这一经典翻译成英国人自己的民族语言才能够真正打破少数教会精英的垄断,实现普罗大众与上帝的直接沟通。当然,要保证广大的英国民众,特别是人数众多的底层贫民都能够看懂或听懂《圣经》,《圣经》的译文就必须通俗易懂。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威克利夫的门人弟子对早期译本进行了修订,从而出现了《威克利夫圣经》的后期译本。

其实,人们通常所说的《威克利夫圣经》一般所指的就是它的后期译本^①。后期译本明显建立在早期译本的基础之上,但在翻译方法上则更为灵活变通^[11]。虽然该译本也够不上完美,但即使是那些强烈反对甚至镇压《圣经》翻译的人们也从未对其文本的表达或准确性提出指责^{[12]35}。关于后期译本的翻译修订原则与实践,在珀维(Purvey)撰写的《威克利夫圣经·总序言》中有明确的说明^{[13]57},在此不作赘述。一般而言,后期译本突出的特点就是“简单明晰、通俗易懂”。它不仅流畅,更是顺应了英语语言的表达习惯^{[2]238}。因此,后期译本诞生伊始便受到了英国民众的热烈欢迎,被迅速传抄,广泛传播。其受欢迎程度从该译本远胜于乔叟、朗格伦(William Langland)等著名诗人之作品的手稿传世量亦可见一斑。尽管面世不足十年,《威克利夫圣经》便受到了传统教会的禁止,但是迄今其流传下来的手稿达 250 多份,而深受欢迎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与《农夫皮尔斯》(Piers Plowman)等诗歌的手稿传世量分别仅为 64 份和 55 份^[7]。

关于后期译本的翻译质量与译文风格,在此引用《旧约·出埃及记》(Old Testament·Exodus)中“十诫”的相关内容做展示:

Thou shalt not have alien gods before me. / Thou shalt not make to thee a graven image, neither any likeness of thing which is in heaven above, and which is in earth beneath, neither of those things, that be in waters under earth; thou shalt not bow down to them, neither worship them; for I am thy Lord God, a strong jealous lover. / Thou shalt not take in vain the name of thy Lord God, for the Lord shall not have him guiltless, that taketh in vain the name of his Lord God. / Have thou mind that thou hal-low the “day of the Sabbath”; in six days thou shalt work, and do all thy works; for-sooth in the seventh day is the sabbath of thy Lord God; thou shalt not do any work.

①本论文的研究重点为《威克利夫圣经》的后期译本。



/ Honour thy father and thy mother, that thou be of long life upon earth, that the Lord thy God shall give to thee. / Thou shalt not slay. / Thou shalt do no lechery. / Thou shalt do no theft. / Thou shalt not speak false witnessing against thy neighbor. / Thou shalt not covet the house of thy neighbor. » [13] 238 - 239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无论何工都不可作。/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①

以上引文除了在单词拼写方面做了一些改变,使用了近现代英语的拼写规则,译文用词及句法结构均未做任何变动。虽然是中古英语时期的作品,卒读之后亦不免为其语言表达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的风格所打动。首先从选用词汇来说,译文大都是两音节或单音节的小词,而鲜有多音节的长词或大词。其次,从句式结构来说,译文中数十个单词的长句亦不多见,即使单词较多的第二句“Thou shalt not make to thee a graven image, neither any likeness of thing which is in heaven above, and which is in earth beneath, neither of those things, that be in waters under earth; thou shalt not bow down to them, neither worship them; for I am thy Lord God, a strong jealous lover”也仅有55个单词,且以分号隔成了多个并列结构。再从意思表达来说,译文的文字堪称简单直率,清楚明白,例如“Thou shalt not have

alien gods before me”“Thou shalt not slay”“Thou shalt do no lechery”等。这些语句无疑让人们对于神的诫命一目了然。

不夸张地说,“600多年以后,《威克利夫圣经》仍能以其透骨的明晰向我们传达(上帝的)律法”^[14]。这段译文即使与以“通俗质朴”而著称的1611年《钦定本圣经》(the Authorized Version of the Bible)相应的内容进行对比也毫不逊色。而且,两者在表达方式上多有高度相似之处,如“Thou shalt not make unto thee any graven image, or any likeness of any thing that is in heaven above, or that is in the earth beneath(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的百物)”,“Honour thy father and thy mother(当孝敬父母)”以及“Thou shalt not bear false witness against thy neighbour(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等。

二、威克利夫对于《威克利夫圣经》的重要作用

关于威克利夫与《威克利夫圣经》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术界已多有研究,但多是从译本具体的翻译工作来探讨的。关于这一点,人们对威克利夫所发挥的作用大致形成了三种意见。一是威克利夫独自翻译了《圣经》或者说《圣经》的《新约》;二是威克利夫与其追随者共同翻译了《圣经》;第三种意见则认为威克利夫本人并未参加实际的翻译工作^②。综合考察各派的意见以及现有史料所能提供的证据,的确难以断定威克利夫本人在翻译过程中所承担的具体工作。尽管如此,威克利夫与《威克利夫圣经》之间的重大关系却是毋庸置疑的。将《圣经》从拉丁语翻译成英语都是“威克利夫学说立场的自然结果”^[15],是在威克利夫的影响与启发下才出现了这第一部完整的英语《圣经》^[16]。事实上,威克利夫对《威克利夫圣经》的重大作用并不仅仅体现在他的宗教思想与观念催生了这一译本,《威克利夫圣经》译文风格的形成也深受威克利夫的影响。

首先,威克利夫的宗教思想决定了译文的语言必须要符合英国大众的语言——英语的表达习惯,

①经文翻译参照的译本是《圣经》(和合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2009年,第72页。

②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参看 Mary Dove:《The First English Bible: The Text and Context of the Wycliffite Versio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年;王任傅:《〈威克利夫圣经〉译者考辨及其文学史意义》,载《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4期等。



并且要通俗易懂。乔治·克拉普(George Philip Krapp)指出,“使用本土语言是威克利夫观点与主张必然的逻辑结果。他所有的著作都为使用英语进行辩护,不仅是出于布道和向大众宣教的目的,而且他要把英语作为教会活动、《圣经》,以及传授神学教义的语言”^{[17]43}。佩吉·纳普(Peggy Ann Knapp)也说,威克利夫对《圣经》本身之充分性的信念以及他要在十四世纪恢复新约基督教的愿望让一部完整的、普通民众都能理解的英文《圣经》变得十分必要^{[12]36}。在威克利夫看来,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必须建立个人信仰。可是,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上帝的要求,他怎么能够遵从上帝,建立个人信仰呢?因此,为了了解上帝的要求,就必须把神的话语变成人人都能够理解的语言^[18]。对于威克利夫来说,了解上帝意志唯一的途径就是阅读《圣经》,而不是通过教会法规(canon law)。在《圣经的意思与真理》(Meaning and Truth of Scripture)中他提出,“即使有上百个教皇,并且世上所有的修士都变成红衣主教,我们从福音书中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多”^[19]。威克利夫以《圣经》为中心建立个人信仰的宗教改革思想与主张对天主教会的权威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自然受到他们强烈的抵制和打击,威克利夫被迫与教会中的当权派决裂。为了给自己的宗教学说找到更为肥沃的土壤,威克利夫转向了社会的底层民众,向他们宣教。出于清楚地展示思想从而便于大众透彻理解与接受的目的,他必须思考语言以及表达的技巧^{[17]35}。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底层民众而言,简单朴素、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无疑至当不易。

英语《圣经》译本的语言必须简单质朴还源于威克利夫这样的思想认识,即朴素的语言风格与个人的精神生活密切相关,也与基督徒生活的行为表现有关。对此,威克利夫从耶稣基督本人、《圣经》的表达以及原初教会的运行方式找到了榜样与准则^[20]。威克利夫坚守一种纯洁、简单但却强烈的信仰,而这样的信仰直接建立在基督本人及古代教会中基督的那些直接而可靠的后继者们的言行之上。威克利夫曾说,让我们了解那些经文,除了它们,什么也别学,因为那些经文规定了人的精神生活。只要留下《新约》,许多书真的可以销毁了。

通过模仿基督,牧师们可以更加有效地宣扬藏在经书里的真理^{[17]39}。事实上,威克利夫把记载基督言行的《圣经》看作是检验一切的标准,与之相比,教会的传统毫无力量^{[2]58}。众所周知,《圣经》原文的表达就是简单直接、生动具象的;对于基督徒来说,里面没有任何不实之言,浮华之语。因此,牧师传教、翻译《圣经》,其语言也必须如原文一样明白质朴。同时,威克利夫尤其提倡要效仿基督。在他看来,基督的一生都禁绝骄傲、财富、排场、浮饰、诡诈,以及世俗的荣誉。作为基督的信仰者,基督徒亦当这样行为处世。正是在这种处处以基督为中心、为楷模的态度养成过程中,威克利夫也形成了自己的质朴语言风格^[20],这又深深地影响了参与《圣经》翻译的弟子门徒。因此,《威克利夫圣经》译文风格的形成也深受威克利夫本人语言风格的影响。威克利夫认为,作者的任务就是要真诚地表达自己,同时要颇具说服力地达到自己想要的表达效果^{[17]42}。所以,为了让文化层次不高的普通百姓都能理解自己的宗教思想与《圣经》,威克利夫的英语作品大多简单易懂,他还反复宣称自己正努力地让行文简洁朴素。在威克利夫看来,传道者不需要刻意的修辞与夸饰,无论这听起来多么令人愉悦。因为风格的粉饰会有损思想的理解,听众若是发现作者热衷于他的韵律,就会更多地专注于思想的符号而不是符号所代表的思想。因此,传道者必须讲话清楚直白^{[17]39-41}。实际上,威克利夫十分看重自己“面向人民的质朴布道文”,这从他《拉丁布道文》(Latin Sermons)序言中的一句话里就可以看出来。他说,“上帝的律法会被广泛传播,因此在人生的晚年,学术工作之余,集中精力来整理我们为人民大众所写的质朴布道文看起来非常合适”^[21]。综观威克利夫的英语布道文,通常都是一篇文章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内容紧凑、统一,少有枯燥与学究之气^[17]。

威克利夫不仅用简单朴素的语言宣传《圣经》的内容和基督教的教义,也用非常朴素的语言来揭露天主教修士们的丑陋行径和外国教廷对英国教会事务的任意干涉——将一些教会职务安排给外国人,尽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完全不适合这些职务^[22]。

威克利夫本人的语言风格影响了整个罗拉德



运动的所有成员(包括《威克利夫圣经》的译者),从而形成了罗拉德派非常一致的语言风格。在《论圣经的真理》(On the Truth of Holy Scripture)中,威克利夫就教导他的追随者,无论是讲话还是写作都要遵循一种简单朴素的风格^[23]。有人说,罗拉德派语言方面“简单朴素”的鲜明特性就是源于威克利夫宣传册子中的读经与解经思想^[24]。关于罗拉德派文风一致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许多被十四世纪的学者和历史学家想当然地归于威克利夫名下的作品,其实并非出自威克利夫本人之手^{[17]44}。瑞贝卡·伦丁(Rebecca Wilson Lundin)指出:“在质朴风格方面,罗拉德派的语言和文字如此一致,致使学者们最初认为它们都是一位作者所写的,并且今天的语言学家仍在研究罗拉德作品几乎完全一致的风格。”^[24]甚至在当时,与威克利夫同时代的亨利·奈顿(Henry Knighton)也评价说:“所有的罗拉德分子都以相同的方式谈话和写作,就好像他们是在同一所学校由同一位老师教育出来的。”^{[8]10}在威克利夫的影响下,罗拉德派不仅形成了一种鲜明的语言风格,甚至在持续一个半世纪的罗拉德运动中,他们的风格都保持了一致。牛津大学教授安妮·哈德森(Anne Hudson)通过研究发现,异端审判留下的记录清楚地表明,早期罗拉德分子与晚期成员在审讯中使用的表达方式非常相似。并且在1384至1525年间,对罗拉德运动持有敌意的批评者所做的报告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特征,就是他们都提到异端分子使用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语言^[25]。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威克利夫不仅在宗教思想方面深刻影响了罗拉德运动,也建立起了罗拉德派颇为明显一致的语言风格,这种风格贯穿了包括《威克利夫圣经》在内的所有罗拉德派的作品。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威克利夫与英国第一部完整的英文《圣经》译本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他承担了《威克利夫圣经》的实际翻译工作与否,该译本都是威克利夫宗教思想学说的产物。除此之外,威克利夫的宗教思想与他本人的语言风格也深刻影响了《威克利夫圣经》的语言风格,最终使该译本在英语语言文学的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George S. Innis. Wycliffe; The Morning Star[M]. Cincinnati: Jennings and Graham, 1907: 9, 214.
- [2] A. W. Ward and A. R. Wall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II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8.
- [3] Donald Coggan. The English Bible[M].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63: 17.
- [4] 李赋宁、何其莘. 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5.
- [5] Otto Dellit. Über lateinische Elemente im Mittellenglische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englischen Wortschatzes [M]. Marburg: N. G. Elwert'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906: 36.
- [6] 王任傅.《威克利夫圣经》译者考辨及其文学史意义[J]. 世界宗教文化, 2016(4): 88-97.
- [7] Jeremy Catto. Written English: The Making of the Language 1370-1400[J]. Past & Present, No. 179 (May, 2003), pp. 24-59.
- [8] Anne Hudson. The Premature Reformation: Wycliffite Texts and Lollard History[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2.
- [9]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 [10] Margaret Deanesl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Lollard Bible [R]. The Ethel M. Wood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on 12 March, 1951.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51: 12-13.
- [11] Margaret Deanesly. The Lollard Bible and Other Medieval Biblical Version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0: 252.
- [12] Peggy Ann Knapp. The Style of John Wyclif's English Sermons[M]. The Hague-Paris: Mouton, 1977.
- [13] Josiah Forshall, Frederic Madden, (eds.). The Holy Bible, Containing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with the Apocryphal Books, in the Earliest English Versions Made from the Latin Vulgate by John Wycliffe and His Followers, Vol. I[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50.
- [14] David Price and Charles C. Ryrie. Let It Go among Our Peopl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English Bible from John Wyclif to the King James Version[M]. Cambridge: The Lutterworth Press, 2004: 20.
- [15] Ian Christopher Levy. A Companion to John Wyclif [M]. Leiden · Boston: Brill, 2006: 378.



- [16] David Daniell. *The Bible in English: Its History and Influence* [M].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73.
- [17] George Philip Krapp. *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Pros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5.
- [18] Herb Samworth. *The Work of John Wyclif and Its Impact* [EB/OL]. [2017-07-27]. http://www.solagroup.org/articles/history/ofthebible/hotb_0006.html.
- [19] John Laird Wilson. *John Wycliffe: Patriot and Reformer, a Biography* [M]. New York and London: Funk & Wagnalls, 1884: 212.
- [20] Peter Auksi. *Wyclif's Sermons and the Plain Style* [J]. *Archiv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 – Archive for Reformation History*, 1975, 66(jg): 5-23.
- [21] Herbert E. Winn. *Wyclif: Select English Writings* [M]. London: Humphrey Mil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xxxi.
- [22] Blackford Condit.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Bible* [M]. New York: A. S. Barnes, 1896: 58.
- [23] John Wyclif. *On the Truth of Holy Scripture* [M]. Trans. Ian Christopher Levy. Kalamazoo: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2001: 42.
- [24] Rebecca Wilson Lundin. *Rhetorical Iconoclasm: The Heresy of Lollard Plain Style* [J]. *Rhetoric Review*, Vol. 27, No. 2 (2008), pp. 131-146.
- [25] Anne Hudson. *Lollards and Their Books* [M]. London: Hambledon Press, 1985: 11, 165.

(责任编辑:孙振杰)

John Wyclif and the First English *Bible*: A Study in the Literary Context

WANG Xia, WANG Renfu

(Huna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 245041, Anhui, China)

Abstract: *The Wycliffite Bible* is the first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in English, and has made a great impact on the Christian faith of the Englishme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literature. It is certain that the version has a firm relation with Wyclif himself, though there is no evidence showing that Wyclif has taken a concrete work in the real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he emergence of *The Wycliffite Bible* is not only the natural result of Wyclif's theory, but also affected deeply in translation style by Wyclif. Firstly, the thought of religious reform determines that *The Wycliffite Bible* has to meet the English expression, which is easy to understand; secondly, Wyclif's style also affects the translation and revision of the later version.

Key words: Wyclif; *The Wycliffite Bible*; the literary context

